

尚書詳解
四



叢書集成

初編

商務印書館

尙書詳解

(四)

陳經撰

尙書詳解卷二十

商書

微子

此篇乃微子傷國家之將亡。退而與箕子比干私相謀議。求所以無愧怍于先王而後已。大率賢人君子忠孝之心。不見于安平無事之際。每見于悲傷惻怛之時。使三人之于紂。言聽諫從。則忠孝之心。自與君臣相安。泯然無迹之可窺矣。惟其不然。故以其憤鬱不平之氣。發而爲言。憂而不困。怨而不亂。則忠孝之心。可因是而見矣。

殷既錯天命。微子作誥。父師少師。

錯有亂之意。天之命在人。君順之則可。今也紂以淫湎暴虐化于上。民亦習其惡于下也。天所以命君之意。爲之顛倒錯亂。此微子所以憂也。故作誥以告父師少師二人。父師。太師。卽箕子也。少師。孤卿。卽比干也。微者。畿內國名。子爵。入爲王卿士者也。在朝之臣亦衆矣。微子獨告父師少師者。當是時。如飛廉惡來者。旣導王以爲不善。不可告矣。如伯夷太公者。又處海濱而避去。以潔其身。此三人者。乃商家之宗臣。與國家社稷爲存亡者也。義不得與他臣同。此其所以獨告于父師少師。

微子若曰。父師少師。殷其弗或亂正四方。我祖底遂陳于上。我用沈酗于酒。用亂敗厥德于下。殷罔不小。

大好草竊姦。卿士師師非度。凡有辜罪。乃罔恆獲。小民方興。相爲敵讎。今殷其淪喪。若涉大水。其無津涯。殷遂喪。越至于今。曰。父師少師。我其發出狂。吾家遷遜于荒。今爾無指告于顛隲。若之何其。

微子之意。若曰。商家已不有治正四方之事。言不復興矣。微子乃帝乙之元子。紂之庶兄。故謂我祖先王致遂其功。陳列于上。可以憑藉扶持之具。如彼。今乃以沈酗于酒之故。用亂敗其德于下。如此。是與我祖相反也。欲觀其表觀其影。欲觀其源觀其流。以其所形見攷之。則商民無小大。皆爲草野寇盜。與乎爲惡于內外而爲姦宄之事。爲卿士在位者。皆以非法度之事而相師。師師者。相師也。與百僚師師之意同。但百僚師師者。以善相師。此之師師者。以惡相師也。惟其卿士既以非法度相師。故爲罪人之淵藪。凡有辜罪。皆爲有勢力者之所藏匿。無有常得之者。言不得而治以法也。小民方且起而相爲讐敵。則其所謂相友相助相扶持者。不復見矣。今商其淪喪。若涉大水。觀其卿士如此。小民如此。氣象已有亡國之兆。故曰。商其淪胥喪亡矣。如涉大水。無有涯際之可依。殷遂喪。越至于今。以言其喪亡不待于久。只在于今。父師少師。我其發出狂。上既言商家之必亡。故又言我所以憤憫之意。我其發病生狂。吾處于家。又且將耄亂。欲遜遜于荒野矣。此其情之不能堪處者。今爾無指意以告我。我待其顛隲隕墜之日。又將何以處之。此章之義。寫出胥中不平之言。使當時紂若肯從諫。則斯言當發于上。不發于下矣。常直情無隱于朝廷。而不肯退而私語于家矣。爲國者使賢人君子議論。不發于朝廷而發于私議。亦豈有國者之福哉。

父師若曰：王子天毒降災，荒殷邦，方興沈酗于酒，乃罔畏畏，弗其耆長，舊有位人。今殷民乃攘竊神祇之犧牷，牲用以容，將食無災，降監殷民，用乂讎斂，召敵讎不怠，罪合于一，多瘠罔詔。商今其有災，我興受其敗，商其淪喪，我罔爲臣僕。詔王子出迪，我舊云刻子，王子弗出，我乃顛隕，自靖人自獻于先王，我不顧行遯。

微子作誥以告二人。今此篇惟父師箕子有言，而比干獨不言。先儒以謂明心同，蓋三人者之在當時，只有去就二節。微子欲去，而比干箕子皆欲就，雖諫而死，與佯狂爲奴，其欲遂就之意一也。故父師箕子之言，卽比干之意。父師之意若曰：王子，指微子也。天毒降災，荒殷邦，箕子不敢斥紂，故但歸之天，以爲天降災害，荒亂于我邦。天下化之，方且興起爲沈酗之事，人之所以不爲亂者，以其知所畏也。乃今不畏其所當畏，充此心以往，何所不至？雖有耆老成人，與舊在位而有年高德邵者，皆弗逆之而不顧矣。孔安國曰：色純曰犧，體完曰牷。牛羊豕曰牲。器實曰用。犧牷牲用，乃祭祀之物。今商民乃攘竊而取之，則爲下者既不知敬神矣。祀其常典，國有常刑。今乃容其將食，而無災罰以及之，是爲上者亦縱其爲不敬也。此特舉其祭祀國之大事于至重者如此，其他可知。降監殷民，用乂讎斂，召敵讎不怠，商家之臣所以下視商民，用以爲治者，皆讐斂之道也。言橫賦重斂，與民爲讐也。在上者以讐視其民，故民亦以讐視其上，上下交相爲讐，故曰召敵讐不怠者，謂凶人爲不善，亦惟日不足也。人主乃天下之本，其本處既濁亂，故末流亦濁亂，是民之罪與上無異，是乃合于一也。瘠，病疾也。民之多病無可以告語。

者以其有冤而不得伸也。商今其有災。觀上文所云。皆是亡形立見。卽今日有災。我興起而受其敗矣。商家旣淪沒喪亡。我豈可爲他人之臣僕。此箕子之意。與國存亡。義不肯去。詔王子出迪。我之教汝王子。出則合于道。是以去者教微子。而不去者自期。何況我舊時所云者。適以爲子之所刻害。蓋微子爲帝乙之元子。箕子言于帝乙。欲立微子。帝乙不從而立紂。紂未必不疑忌吾二人。今王子若出去。則我尙可以維持諫諍。紂庶幾知改悔。王子若不出。紂終疑此二人。雖欲諫之。必不能入。是立致于顛隳矣。忠臣之于國。明知其大無道。明知其天命將絕。亦未嘗不勉強而扶持之。以求其百一千一萬一之幸。蓋未有安坐而視其將亡者。自靖人自獻于先王。我不顧行遜。靖謀也。人各自爲謀。以自獻于先王。思昔先王所望于我者。惟忠孝而已。行事不必其皆同。但處心無愧于一己。無愧于公議。無愧于先王足矣。微子出而存商祀。則自獻以其孝。比干箕子一則以諫諍死。一以困辱爲奴。以諫諍紂則自獻其忠。我不顧其行遜。是箕子比干決在于就而不肯去國也。讀此篇之意。可見臣子心在乎天下國家。而不在其身。共求天理之安而已。其死非沽名。其困辱者非忍恥。其去也非求生也。各全乎忠孝。故孔子知之。以爲商有三仁者焉。行雖不同。而皆所以爲天理之安也。

尙書詳解卷二十一

周書

泰誓上

孔子以爲至德（案）原本此句上脫去四行豈有紂在上而文王自擅稱王乎。縱文王自稱王豈有十餘年之間紂之君臣亦坐視其稱王而不誅其叛背之罪乎。如春秋時周室尙存而楚以王者稱亦罕有。蓋亦萬世之一二也。學者舍諸家之小說而信經可也。孔子序書惟十有一年武王伐商不言其爲文王十一年作書者于泰誓上篇只言文考肅將天威下篇又言惟我文考若日月之照臨未嘗言文王也。至武成之書武王旣受命以朝諸侯始追封爲文王故稱曰我文考文王自是而下磊磊相聯屬而文王之名不絕其事迹甚明白。楊子雲曰萬物紛錯垂諸天衆言淆亂折諸聖鳥覩聖而折諸曰在則人亡則書其統一也。

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一月戊午師渡孟津作泰誓三篇。

此十一年乃武王卽位之十一年也。古者諸侯卽位皆稱元年如春秋所書是也。若以爲文王則豈有文王卽位之初旣改元至中間又改元乎。決無此理。司馬遷作本紀謂武王卽位九年祭于文王之墓然後治兵于孟津其說是也。意者當九年祭文王治兵孟津之時乃觀政于商至十一年而紂不改過。

然後大舉以伐紂也。乃若戡黎之時，竊意正當治兵孟津之時，亦未嘗審乎是否也。一月戊午者，卽十一年之正月戊午日也。不言正月者，商之正朔已終，周之正朔未立，故不言正師渡孟津。此豈武王之得已哉。三篇之書者，上篇會于孟津而誓，中篇次于河朔而誓，下篇將戰而誓，操凶器而臨危事，不敢輕舉，故必誓衆重其事也。秦者，先儒以爲大會以誓衆。

惟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王曰：嗟！我友邦冢君，越我御事。庶士，明聽誓。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

惟十有三年春，三字必是差錯，何以知之。中篇惟戊午王次于河朔，卽書序所謂一月戊午也。豈十有一年用戊午日渡孟津，至十三年又用戊午日，以次河朔也。卽萬一史臣聞見之誤，前後傳寫之訛，或遭秦皇烈焰之後，補綴拾遺，蓋未可知也。大會言諸侯之師與戎狄皆在也。王曰：嗟！我友邦冢君，越我御事。庶士，明聽誓。嗟者，有憫惻之意。友邦者，武王爲西伯與國之諸侯，皆友邦也。冢君卽諸侯尊之也。御事者，卽諸侯之卿治事者。庶士者，將卒而下也。孟津之會，不期而會者，八百國，此豈語語之所能及哉。觀人心之所向，則天意可知。使武王此舉爲不義，則雖一國猶且不得而強從，況八百國乎。明聽我之誓言，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此人君之職，天人之至理也。非武王不能爲此言。蓋以其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觀之，人與萬物同此稟受，然氣質之性，自有偏全。人者萬物之一也，物得其偏，惟人得其全。故人獨靈于物，蓋其出孝入悌，蹈仁履義，與萬物不同者，此其

性之靈善者也。然人雖有此靈，亦有不能保此靈者。必得聖人爲之君，以愛養之。父母之，然後斯民得以各遂其善。宣者，誠信也。言實有此聰明之德也。聰明亦靈也。非于靈之外別有聰明。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故其德所以獨高乎天下。觀人與物殊，則天地之愛人可謂厚矣。觀聖人與人殊，則天地之愛聖人又何如哉。今也紂失其聰明，是爲君者不能保其靈矣。何以化天下之人而使之保其靈哉。武王以君道自任者也。

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災下民。沈湎冒色，敢行暴虐。罪人以族，官人以世。惟宮室臺榭陂池侈服，以殘害于爾萬姓。焚炙忠良，剝剔孕婦。皇天震怒，命我文考肅將天威。大勳未集，肆予小子發以爾友邦冢君。觀政于商，惟受罔有悛心。乃夷居，弗事上帝神祇，遺厥先宗廟弗祀。犧牲粢盛，既于凶盜。乃曰：「吾有民有命，罔懲其侮。」

自此以下，皆數紂之惡也。今商王受弗敬上天，人之善莫大于敬。自敬心而充之，善將無所不至矣。人之不善莫大于不敬。自不敬之心而推之，惡亦無所不至矣。人主居至尊之位，無可以爲畏者。惟當畏天。今既弗敬上天，則不敬畏天矣。故降災下民，冒色而暴虐也。罪人以族，官人以世，以至于焚炙忠良，剝剔孕婦，皆自夫不敬之發也。惟人爲萬物之靈，在所當愛，而反降害之一己之欲，不可肆也。沈湎于酒，貪冒于色，則縱欲而無厭，敢行暴虐。惟仁爲能有不忍人之心。不仁者則有忍心，故敢于爲暴虐而無忌憚。惡惡止于其身可也。罪其人而併與其父母妻子兄弟而及之，賞延于世，有功而使之世祿可

也。官人不問其賢才。而使之居上位。賞而僭。則所賞者皆與紂同惡者也。罰而濫。則所罰者乃不與其惡者也。安得至公之理哉。宮室之是修。臺榭之是作。陂池之是築。侈服之是奉。無非竭民力以自奉。故所以殘害于爾萬姓。焚炙忠良。紂作炮烙之刑。忠良如比干。諫死之類也。孕婦說者謂比干之妻懷孕。則刳剔以視其殘忍暴虐之狀。一至于此。則已極矣。皇天震怒。豈自外來也哉。天之震怒者。卽紂之惡已極處也。文王之德日彰。紂之惡日極。決無兩立之理。故命我文王。考肅敬以行天威。所謂天威者。亦非自外至。卽文王之肅將處便爲天威。此天人所以爲一理也。大勳未集者。文王豈于此有利商之心哉。文王之所謂大勳者。其道得以達之天下。而使之得其所者。卽大勳也。如使商紂能恐懼修省。反前日之不善。爲今日之善。則文王就臣子之位。可以無憾。天下之民亦得其所安。豈非文王之大勳乎。惟其不然。所以爲大勳未集。言其未能遂文王之志。望道未之見之時也。肆予小子發。以爾友邦冢君。觀政于商。我小子遂與爾友邦之大君。治兵于孟津。以觀商之政。視其能改與否。于此可見武王不得已之心。使武王有利商之心。則遂大舉而取之矣。安用觀政。此蓋天惟五年須暇之意。紂若因此悔過。則武王退而守臣子之位。武王之本心亦遂矣。奈何紂無有悔改之心。乃夷居者肆然在上。恬不知戒。上帝神祇不知敬。先宗廟祭祀之事。愈不知修。犧牲粢盛者。所以事上帝神祇。與先宗廟祭祀之具是也。既盡爲凶人所盜。而紂曾莫之知。此則罪之大者。亦如成湯責葛伯。只言其不祀也。紂之惡如此。乃反以爲吾有民之可託。有命之足恃。夫人君之所託者民也。而紂之民則離心德矣。烏可託。人君之所恃

者命也。而紂則取怨于天矣。烏可恃。罔懲其侮者。言侮慢日甚。未始有懲創之心。是紂終不改過矣。孟津之會。武王其能自己哉。

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有罪無罪。予曷敢有越厥志。同力度德。同德度義。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商罪貫盈。天命誅之。予弗順天。厥罪惟鈞。

上文既數紂之惡。此則武王之自任之辭。天之意欲以佑助下民。必立之君師以治之。教之。爲之君師者。常相上帝以寵綏四方。寵。愛。綏。安也。天之所以望于君。與君之所以答乎天。無非爲民而已。紂之惡如此。既不能當君師之任。則當君師之任者。獨不在武王乎。武王旣以君師任諸己。自有必往之志。以我爲有罪者。謂不當以臣伐君。以我爲無罪者。謂其當拯民于塗炭。予皆不暇問。惟知不越乎我之志。蓋武王之志。在于順天救民而已。此志一定。有進而無退。有出而無入。同力度德。同德度義。聖人不計較人之勝負。而論其理之曲直。力同則度其德之如何。德同則度其義之如何。德之有是非。則義有可否。能度義則不失其時宜矣。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心只有一心。安得而億萬。天下之理。惟公與私。公則至一。私則萬殊。紂不能使天下趨向歸一。人各有心者。以其私也。武王所以能統攝人心。皆歸于一者。以其公也。商罪貫盈。天命誅之。以言其理之所不容也。予弗順天。厥罪惟鈞。二句。見得武王之知天。天道渺茫。聖人何自而知之。以其理而知之。天以君師之命畀之。紂不能任其責。故天誅之。而以君師之任畀之。武王。武王于此設若謙退不居而辭其責。則是逆天意也。天必以其

所以誅紂者而誅武王矣。宜乎武王以此必往而無疑。蓋其力與德與義皆天理之所宜也。非于德義之外有他也。

予小子夙夜祗懼。受命文考。類于上帝。宜于冢土。以爾有衆。底天之罰。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爾尙弼予一人。永清四海。時哉弗可失。

夙夜祗懼。所以見武王之心卽敬心也。紂之惡在于弗敬上天。文王之德在于肅將天威。武王之德在于夙夜祗懼。敬與不敬。而聖愚分焉。使武王于此知天命人心之歸已。而遂泰然自足。豈所以爲武王哉。惟祗懼之心有加無已。故受命文考者。受代商之命也。類上帝冢土者。告于天神與社之神而後行。參之天地而不悖。質之鬼神而無疑者。類與宜皆祭之名。以爾有衆。致天之罰。則非武王之私意。觀三篇之書。大率以天爲言。且以武王之聖。紂之不肖。不待較而天淵矣。民之歸周而叛商。不待誥諭而影響矣。今也天之一辭。叮嚀告戒。置之于口舌牙頰。有所不言。言之而天不能釋。武王非過慮者歟。余于此可見武王之心。雖去之千百載。卽其言而默思之。其齋嚴肅敬。溫清淳和。謂之夙夜祗懼。詎不信然。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天道高遠難測。武王言之如是其曉然者。後世以天人爲二理。故以天自天。民自民。聖人以天人爲一致。惟以民情之好惡。見天意之從違。民之所欲。卽天之所從也。孟津之會。八百諸侯。此豈人力也哉。爾尙弼輔我一人。永清四海。蓋君者源也。民者流也。源清則流必清。源濁則流必濁。今去紂之惡。是清其源。而天下皆清矣。故曰永清。有禮義廉恥之風清也。無盜竊濫僭之

風非清乎。有推辭揖遜之心。清也。無貪奸鬪奪之心。非清乎。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是亦伯夷之清。聞其風者亦莫不清也。時哉不可失。聖人不能爲時。亦不能失時。時者當其可之謂也。武王此舉亦惟時措之宜而已。此卽度義也。甚矣。時之難知也。惟聖人爲能知之。使武王而居文王之世。則當服事商。蓋服事商者時也。使武王當堯舜之世。則當揖遜。揖遜者亦時也。今武王之伐商。以謂時哉。不可失。豈非伐商者。乃武王之所謂時者乎。故曰。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泰誓中

惟戊午。王次于河朔。羣后以師畢會。王乃徇師而誓曰。嗚呼。西土有衆。咸聽朕言。我聞吉人爲善。惟日不足。凶人爲不善。亦惟日不足。今商王受。力行無度。播棄黎老。昵比罪人。淫酗肆虐。臣下化之。朋家作仇。脅權相滅。無辜籲天。穢德彰聞。

師以戊午日渡孟津。亦以戊午日而次河朔。次。止也。見武王有不忍之意。春秋伐以書次。而次爲善。易師之卦曰。左次無咎。是也。羣后卽諸侯也。以師而會。武王于是徇其衆而告之曰。嗚呼。西土有衆。咸聽朕言。上篇所誓者。友邦冢君。告諸侯也。此篇所誓者。西土有衆。告有衆也。武王爲西伯。故曰。西土有衆。友邦冢君者。武王之援兵。西土有衆者。武王腹心之兵。既是武王腹心之兵。則告之言尤詳。咸聽朕言。使之皆聽己之言。天子自稱曰朕。王當誓師之際。商之未勝也。周之未王也。得失成敗並未可知。王乃于此有天子之稱。何哉。蓋朕者。我之稱也。予之稱也。吾之稱也。古人本以朕爲我。爲吾。爲予。後世因古

聖人有朕之稱。因以爲天子所稱。不然。則人臣如伊尹。如伯禹。如周公。何以復稱朕哉。我聞吉人爲善。何以獨繼以我。而不復曰朕聞哉。乃若成湯之伐夏。有朕不食言之辭。未幾而繼之以予孥戮汝之說。由是觀之。則朕之稱。未可以議武王也。我聞吉人爲善。惟日不足。凶人爲不善。亦惟日不足。此四句。古人有言矣。故曰我聞。吉人爲善。惟日不足。勇于爲善也。凶人爲不善。亦惟日不足。勇于爲不善者也。其爲勇則同。其所以爲善爲不善則異。惡機已熟。則其用功自有不同。猶孟子所謂雞鳴而起。孜孜爲善。雞鳴而起。孜孜爲利之意一也。孜孜則同。而舜跖則異。雞鳴而起則同。而利善則異。惜乎其用力如此。不能轉其所爲不善者。而移之于爲善也。今商王受。力行無度。無法度之事力而行之。是亦惡機已熟。凶人惟日不足者也。紂惡旣成。則凡黎老黃髮之人。不與己爲無度者。播而棄之。罪人之大奸劇惡。同乎己之無度者。昵親而比近之。黎老者。非紂所謂黎老之人也。乃武王所謂黎老之人。使紂而果以爲黎老。則紂有知人之明矣。堯舜之聖。方且難之。豈以匹夫之紂而獨易之歟。罪人者。非紂所謂罪人也。乃武王所謂罪人也。使紂而果以爲罪人。則紂有辨邪之智矣。爲國之要。率莫大是。豈以匹夫之紂而獨得其要歟。紂之所謂黎老罪人者。吾知之矣。同惡相濟。如飛廉惡來之徒。未必紂不黎老之也。微子比干之輩。紂未必不罪之也。設若紂之所謂黎老而播棄之。所謂罪人而能昵比之。天下終不爲周之歸。武王終不爲周之主。惟其不能然。方且酬而塗虐是肆。是其無度之形見于外也。故臣下皆化而與上爲一爲朋黨。而至于相仇讎。脅上之權勢。而至于相滅。是其無度之流派見于相殘滅也。故無辜罪

者呼天而訴其冤。凡若此者，豈非穢德乎？彰著而聞于天地，此乃臭惡之著也。爲善而著，則爲堯之光宅光被；爲成王之馨香感神，爲惡而著，則爲紂之穢德彰聞。腥聞在上，爲三苗之刑發聞，惟腥，皆所以爲彰著也。

惟天惠民，惟辟奉天。有夏桀，弗克若天，流毒下國。天乃佑命成湯，降黜夏命，惟受罪浮于桀，剝喪元良，賊虐諫輔，謂己有天命，謂敬不足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厥監惟不遠，在彼夏王。

天亦有天之職，君亦有君之職。天之職在于愛民，君之職在于奉天以愛民。人主欲奉天，初不在于犧牲玉帛繁文之末節，惟知愛民，則奉天之道得矣。使天而不惠民，天失其職，使君而不愛民，亦失君之職。有夏桀不能順天，以至流其害于下國，此桀失其職也。天乃佑命成湯，黜有夏之命，湯豈私意哉？亦奉天以愛民而已。成湯口實之憂，亦幸而濟武王之事，乃若奸臣賊子，後世其不以成湯爲憾乎？惟受罪浮于桀，況商受之罪，復有過于桀者哉？觀商王作湯誓之篇，惟曰率遏衆力，率割夏邑而已。今紂王之罪，至于剖賢人之心，刳剔孕婦之腹，如秦誓三篇所言，則桀所未嘗爲，而紂無不爲矣。桀既爲湯所放，則受豈可免乎？成湯之誓，不過曰夏王仲虺之誥，乃有桀之名，是亦仲虺所言而非湯名也。今也武王以今商王受名言之，豈非罪浮于桀歟？元良一國之賢，若微子是也，微子爲帝乙之元子，紂之兄也，乃使之抱祭器適周，剝落而喪失之，諫輔卽比干也，以忠諫見殺，賊虐而害之也。紂之心與元良諫輔者相反而不相近，此所以剝喪之賊虐之，謂己有天命，謂敬不足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天命卽天理。

也。己者己私也。理與己不並立。知天之理則忘乎己。知有己私則滅天理矣。天命豈己有哉。謂己有則不知天之理矣。如曰我生不有命在天是也。夫人惟知天命則知敬知祭知暴虐不可爲何者。敬者即天理之流行。祭者即天命之形于報本反始。以敬非人之所能。而祭祀亦非人之所能爲。非人能爲處。即天也。暴者天理之反也。暴即人欲之私。既爲人欲之私則安有天命。紂之惡其原皆在于己有。故以敬爲不足行。以祭爲無益。以暴爲無傷。是皆逞一己之意。謂者取形之于言語。孔子曰。其言之不怍。則爲之也難。紂于四者形之于言語。自謂如此。是言之不知愧怍也。厥監惟不遠。在彼夏王。有夏而商以黜之。商今有罪矣。周黜之。亦有商之黜夏也。武王所以使人無疑。

天其以予乂民。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雖有周親。不如仁人。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百姓有過。在予一人。

天其以予乂民。此武王以天下之責而自任。天命既去。紂則不有所屬矣。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嗜欲將至。有開必先。天命既命武王。故形之于夢卜。形見于休祥。皆有吉兆。休祥漢儒所謂白魚入王舟之類。端有此理。然則夢也。卜也。休祥也。果足信乎。蓋聖人之心。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此言心已與神明合。故夢卜休祥特以爲此心之證。爾若夫此心有愧于神明。有歉于天地。理有所不當而爲之者。方且强求合于夢卜休祥。又安足信哉。如此而謂之夢者。特其精神散亂之所致。而卜與休祥適所以爲妖怪爾。戎商必克者。言伐商有必勝之理。武王益自信而亦以此信諸人也。